

《三国戏曲集成》《稀见明代戏曲丛刊》等大型文献整理文丛面世,填补相关领域研究空白

# 学术出版深耕传统戏曲矿藏

■本报记者 许畅

最近,国内出版界相继推出大型戏曲文献整理文丛——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8卷12册《三国戏曲集成》,填补了古代小说四大名著戏曲集空白;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稀见明代戏曲丛刊》8卷本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是对明代戏曲文献的大规模系统搜集整理。

戏曲研究专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吴书荫说,戏曲是表现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艺术样式上来说,戏曲是最复杂的一种文类;从内容上讲,戏曲涵盖了极其丰富复杂的世间百态;从传播层面考量,戏曲能够滋养许多人文学科。因此,这批大型文献整理文丛的集中面世,学术价值重大,对于弘扬中华传统美学、促进当代戏曲振兴、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搜集历代三国戏587种,中国四大名著戏曲终于集齐

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中,水浒、西游记、红楼梦戏曲集已先后出版,而唯独在民间影响极广、流传作品众多的三国戏曲集长时间以来没有完整问世。日前,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大型文献整理丛书《三国戏曲集成》出版,填补了古代小说四大名著戏曲集空白。

丛书从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太原、河南等省市及高校图书馆、戏曲院团搜集历代三国戏587种,其中完整剧本471种,戏曲、存目116种,编为《三国戏曲集成》,包括《元代卷》《明代卷》《清代杂剧传奇卷》(上下卷)《清代花部卷》《晚清昆曲京剧卷》《现代京剧卷》(上下卷)《山西地方卷》《当代卷》(上下卷)。校理者辛勤拓荒,笔耕六载,从众多刊本、抄本中遴选最好版本,校勘细心谨慎,订讹求正,存真语通,并在标点、校记、解题中融入校理者研究心得和戏曲专家意见,丛书所囊括的剧本将三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都搬上舞台,是当今汇集三国戏最多、最全、最完备的丛书。

《三国戏曲集成》主编胡世厚谈到,《三国戏曲集成》为全国许多戏曲院团和戏曲作家提供了创作、改编、移植、演出的剧本,也为广大戏曲爱好者及读者提供了完备的三国戏曲读本。



《三国戏曲集成》书中插图《赤壁鏖兵》。



《三国戏曲集成》书中插图《空城计》。(均出版方供图)

“《三国戏曲集成》的出版,充分证明了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特殊现象,就是中国的古典戏曲与小说的血缘关系,两者相互作用、同步发展。”南开大学教授宁宗一认为,从元杂剧《单刀会》到京剧《群英会》,书中剧作家创造了丰富的诗的意境,闪烁着艺术光彩,是文学和戏曲的完美统一。

原来明代戏曲,不止汤显祖“临川四梦”

作为中国古代戏曲中的重要部分,明代戏曲最璀璨的当属汤显祖“临川四梦”。但除此之外,更广泛的稀见明代戏曲也有待进入大众视野。今年初,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稀见明代戏曲丛刊》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全书共收录《六十种曲》《盛明杂剧》《孤本元明杂剧》《古本戏曲丛刊》等大型曲籍以外的稀见明代戏曲79种,含杂剧42种、传奇37种以及230种明代戏曲的佚曲,是对明代戏曲文献的大规模系统搜集整理,有助于读者清晰立体地认识明代戏曲的面貌。

《稀见明代戏曲丛刊》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谈到,丛刊所收剧目中,至少有28种为海内孤本或某种版本中的唯一存本,具有重要文献价值。比如范文若《花媚旦》今仅安徽芜湖市图书馆藏有清钞本;胡汝嘉撰《红线金盒记》收录于明孙学礼所编《四太史杂剧》,有万历乙巳(1605年)新安刊本,今仅日本大谷大学有藏,为神田喜一郎旧藏本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万曙认为,丛刊的主要价值在于“稀见”,呈现了整个明代戏曲文本的面貌,弥补了学者看不到版本的遗憾,尤其是《佚曲卷》,唯有穷尽式搜罗文献,才可以放心地写戏曲史,越是稀见,越有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看来,丛刊的出版是文献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和重大成果,明代戏曲繁盛则是古典文学的集成。

“纵观国内外学界研究现状,戏曲的重大意义还未得到完全释放,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民间社会互动的关系,具有文学、民俗学、文化考古学等丰富内涵。”他说,对于明代戏曲文献的整理及研究,有助于打开中国世俗文化、民间社会的新的研究局面,成为古代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乃至更多领域研究的重要推动力。

谈到编纂点校中的难点,廖可斌感慨,戏曲底本情况较为复杂,比整理一般诗文作品更繁难;有些作品,涉及元明、明清之际作品的断代问题,需细加参详,小心求证;而几种已知剧本,得到底本时间太晚,已来不及收入其中,期待再版时加以补充。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教授也有同感——古籍整理不容易,戏曲整理尤其难,超乎一般人想象,“戏曲研究的底本选择最难,有好底本不一定能拿到,校勘没有一定之规,曲与白非常难断,但又必须断,就好比《宋书·乐志》中的铎舞歌诗,连沈约都断不开。”

Netflix成为传统影视奖项大赢家

# 徒有渠道或只守着内容,都将无法应对行业挑战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不久前落幕的第76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上,Netflix成为大赢家。其投资的《罗马》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奖,并成为冲击奥斯卡的热门。而几年前,Netflix的作品还曾遭到老牌电影节的拒绝——当时,在不少电影人眼中,它只是一家“硅谷血统的新媒体公司”。

如今,Netflix在内容生产上的表现,已经远远突破平台和渠道的意义。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其在全球已拥有1.37亿订阅用户,是最大的互联网视频点播内容服务提供商。如今的网络视频行业中,不仅有Netflix的老对手亚马逊、Hulu等,还有手中持有内容或者掌握了付费渠道的迪士尼、苹果公司、沃尔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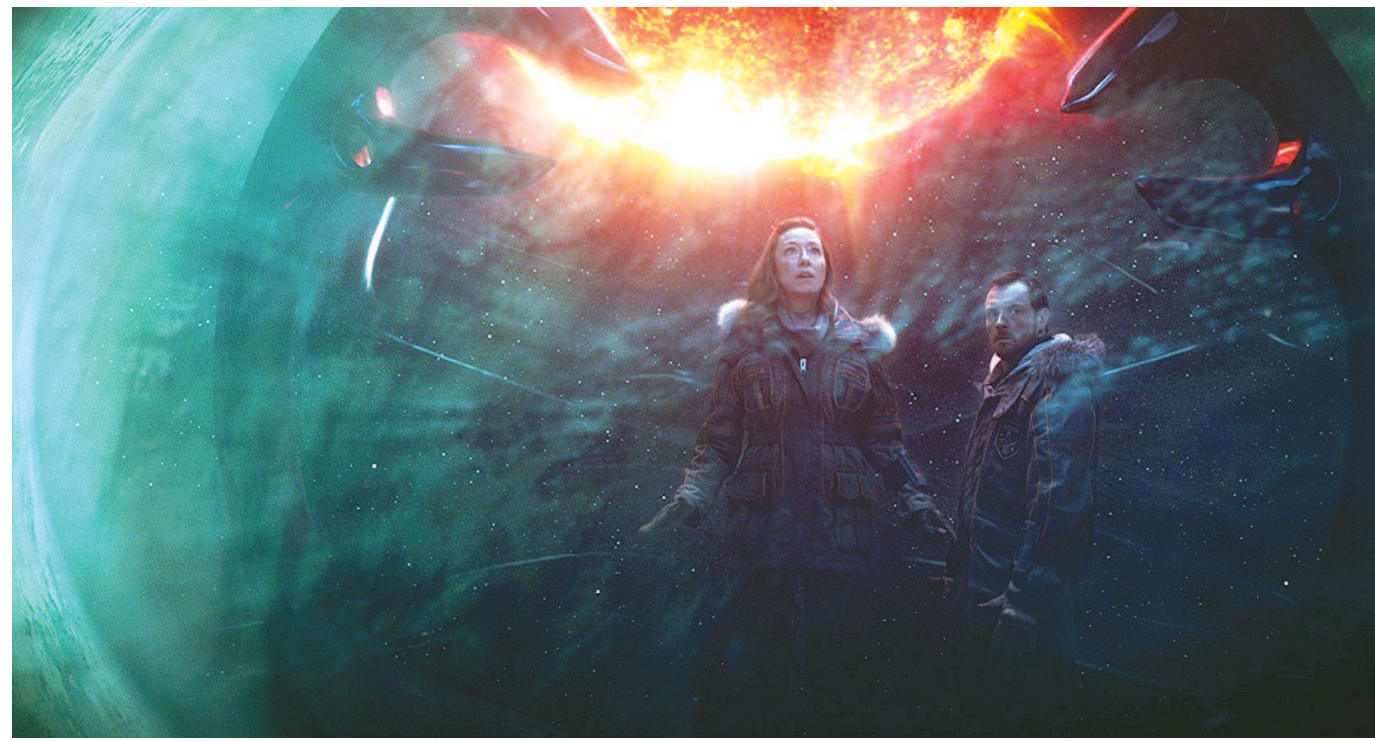
内容与渠道同步建设已经成为未来互联网发展的方向之一。业内人士表示,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网生代养成了付费习惯之后,徒有渠道或者只守着内容,或许已经无法对行业的挑战。

搅局者成为新贵,技术重塑内容产业游戏规则

海外影视剧的传统制作发行模式,正遭遇日益壮大的数字媒体冲击,越来越多硅谷出身的技术公司,进入内容制播领域。值得玩味的是它们的身份也从最初的搅局者,成为颠覆性创新的模式塑造者。

Netflix频以强势的市场表现,回应人们对一个新媒体技术公司做影视剧内容的质疑。金球奖上,除《罗马》之外,《阿明斯基理论》获音乐喜剧类最佳剧集,迈克尔·道格拉斯也凭该剧拿下音喜类最佳男主。出演《贴身保镖》的理查德·麦登获得剧情类剧集最佳男主,这两部剧集的背后都有Netflix的身影。不仅如此,Netflix也是2018艾美奖提名次数最多的出品方,112次提名打破了电视业巨头HBO的17连霸。而一年55部原创电影的计划制作量则是好莱坞大制片厂的两三倍,单部影片预算最高达到两亿美元,也媲美超级英雄电影的一线水准。

此前,Netflix一直被阻挡在传统影视圈的游戏规则之外,而它所做的则是颠覆规则。诞生于1998年的Netflix,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转型。第一次是颠覆了DVD出租实体店形态,以“预订+邮寄到家”的方式为顾客服务;第二次则颠覆了自己本身创立的商业模式,转向在线视频流媒体服务。它的收费方式非常清晰,只要成为会员就可以无需另外付费观看所有影片,而高度智能化的推荐



Netflix出品的太空科幻剧《迷失太空》,2018年4月13日一次性放出10集。图为剧照。

体系,也让用户体验非常轻松。去年迎来最后一季的自制剧《纸牌屋》,则以一次性投放整季节目颠覆了互联网影视的更新模式。

如今,在Netflix身后追赶的不仅有Hulu、亚马逊,还有包括AT&T等海外信息行业巨头——越来越多的渠道商正在瓜分付费内容服务市场。

业界巨头分分合合,更多竞争者加入资源争夺战

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海外视频点播服务市场争夺战中或许能得出不同的答案。

内容方觉得不能少了渠道。Netflix最初被视作内容巨头的渠道超市,而在这家超市开始拥有《纸牌屋》这样的自营品牌之后,更多内容生产者也开始经营起自己的在线播放超市。Netflix昔日的合作伙伴苹果公司、迪士尼等纷纷推出在线内容订阅服务。

有了渠道之后,内容再次成为核心资源。为了跑赢Netflix,迪士尼撤回了“超级英雄”,同样,漫威为Netflix平台定制的首个剧集《夜魔侠》在播出三季后停播。就连漫威和Netflix合力打造的两个超级英雄剧集《卢克·凯奇》和《铁拳》也“断更”了。紧接着,

Netflix遭遇“老友记”危机”。得知《老友记》2019年将在Netflix下架,大批用户在社交网站上宣泄不满。为了留住用户,Netflix不得不豪掷一亿美元给《老友记》版权持有方华纳。据悉,Netflix并不是唯一一家想要《老友记》的公司,Hulu和苹果公司都参与到《老友记》授权的竞争中,导致价格被不断抬高。

内容和渠道正让视频服务市场变成美国内容行业的“纸牌屋”,分分合合好不热闹。苹果公司和斯皮尔伯格共同推出《神奇故事》,并效仿在线音乐的成功经验在AppleTV应用中推出内容订阅服务。据悉,苹果公司计划今年在原创新内容上花费10亿美元,并寻求优质内容独家版权。为此,Netflix与苹果正式决裂,绕过苹果应用商店,取消部分合作的订阅付费选项,规避平台的抽成。

有评论认为,内容、版权、渠道等资源的争夺战,将在今年因更多竞争者的参与而变得更加激烈。

根据用户习惯,打出“路径+内容”的组合拳

渠道和内容之争的终极目标其实只有

一个——用户。

据统计,美国本土约有一半宽带家庭订阅了Netflix,其次是亚马逊,最后是Hulu。不过去年Netflix付费用户增加67.4万人,远不及123万的预期,用户“争夺战”依然激烈。有分析认为,Netflix正在成为观察内容和渠道如何融合的案例。《经济学人》预测,2019年Netflix将在原创节目方面投资120亿至130亿美元,比预计翻一番。这家行业标志性企业的选择,或许能够给人们带来启发。

尤其是我国国内激战正酣的各大视频网站的付费会员“争夺战”,也能从Netflix的经历中一窥走向。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总裁陈航表示,互联网的“付费时代”已经来临,新兴的网生代既有付费意愿也有消费能力,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是市场切割的关键。与此同时,更多的内容生产者也开始筹划新的跑道,这些跑道的支付功能跃跃欲试,在手机、电视机、车载设备成为付费渠道之后,已经有企业开始通过给相关消费场景增加新硬件,达到新增付费渠道的目的。

不难看出,根据用户的习惯同时推出合适的路径和内容,正在成为“互联网+”时代争夺市场的新配置。

访谈录

一曲生机勃勃的《百鸟朝凤》,在2019中城舞台的新年音乐会上独树一帜。近年来,这首民乐经典通过电影《百鸟朝凤》广为人知,这支最“土”的唢呐曲,曾在瑞士苏黎世“神女峰”国际音乐节比赛中获得金奖第一名。90后演奏家刘雯雯和谭盾合作,让中西合璧的改编版,登上了悉尼歌剧院的舞台。

《百鸟朝凤》乐曲背后折射了民乐怎样的传承?在演奏形式的变迁中,唢呐又应该以怎样的形象面对观众?本报记者日前专程带着问题访问了民乐界有“现代唢呐第一人”之美誉的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刘英教授。

文汇报:《百鸟朝凤》将唢呐的乐器表现力演绎到极致,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民乐之一。它的传承背后有哪些故事?

刘英:《百鸟朝凤》最早由我的老师任同祥先生,在农村通过“打擂台”,用这个曲子过五关斩六将,一步一步吹到了北京。1956年,任老师代表中国冲击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大奖。他演奏这部作品,一举在民间器乐比赛获得了银质奖章,让唢呐走向了世界舞台。

《百鸟朝凤》本身就是民族器乐中的经典之作,技术含金量非常高,是任老师一辈子钻研的成果。但任老师在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作品也不是一个人创作的。

原先的《百鸟朝凤》比较散,模仿鸡叫、马嘶、牛叫、蛙鸣……当时讨论如果要走向国际,演出情况与在乡间不一样。作曲家、演奏家和导演都认为必须把最精华的部分体现出来,让观众一下被带入大森林里去。所以原来模仿母鸡下蛋的“咯咯叫”等惟妙惟肖的片段,都得忍痛割爱,乐曲从20多分钟减到了7分钟。

文汇报:《百鸟朝凤》原名“十样景”,曾经广泛流传于河南、山东、河北、安徽等地。正如电影《百鸟朝凤》所描绘的,唢呐随吹打乐队遍布乡间备受推崇,后来又受流行音乐冲击几乎无人问津。那如今这些经典民乐又是如何传承的?

刘英:很多老艺人都会吹《百鸟朝凤》,但手指唇舌如何运用、怎么配合,他们讲不出来。我们那个年代学习唢呐需要悟性,尤其是下农村采风,一些绝活要自己多观察、揣摩才能掌握。任老师在教这首曲子的时候没有藏私,非常用心地把曲子每一字每一句,和他在创作曲子时的背景,方方面面倾囊相授。

后来学院建立了现代音乐学科体系,就能将技术音乐的处理、各地风格的精华集中起来,告诉学生可以走一条“文化的捷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学习民乐的条件也好多了:有了录音机,交通越来越方便。传承到《百鸟朝凤》曲子的骨架之后,我曾到东北、河南、陕西、山西……各家各地学《百鸟朝凤》,学任老师之外的风格,吸取众家之长,推敲研究了新的版本。

民乐在与时俱进,富有活力的改编创新,也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力量。需要在一流的音乐学院中完成文化的传承,把好演奏家对音乐的理解诠释留下来,并以广阔视野与国际接轨。《百鸟朝凤》原先最多只有民乐十几个人的小乐队合奏版本,后来由民族管弦乐队伴奏,在台湾新竹演出的《百鸟朝凤》单曲,在网上获得了两亿多点击量,民乐演奏中很少有乐曲能有这样的点击量。当然,吴天明导演的《百鸟朝凤》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新一代的青年音乐家更积极创新,针对当代观众的口味,能通过大型乐队的配置,衬托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让它更为世界所接受。

文汇报:近年来民乐不断创新,唢呐也有很多跨界尝试,比如尝试演绎摇滚、爵士等风格的乐曲,您如何评价?

刘英:民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靠一个艺术家的力量不够,是一场接力跑。我们每一代人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民乐才能有传承空间,获得更多人喜爱。新时代的“跨界混搭”尝试都很好,总是演奏最“土”的音乐,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审美,也不会被老百姓接纳。但面对现在的年轻人,也不能纯粹只靠肢体摇摆、时尚舞美等感官刺激来吸引关注。

其实,用唢呐嫁接摇滚重金属、迈克尔·杰克逊的流行音乐,这些形式也并不新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这一辈人曾经尝试过,后来发现容易不伦不类,路走不通。音乐真正打动人的过程,体现的是文化自信。无论跨界混搭还是中西对话,技术都要为音乐服务。真正民族的艺术,要为人民歌唱,让老百姓都愿意来看。

民乐是要“走心”的,要“洋为中用”。我们的民族乐器历史都很长,有文化的积淀。唢呐绝对不是小众的音乐,而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有很多人甚至一天不听到唢呐的声音,就像白活一样,觉得很空虚。吸收西方音乐的技术、含金量高的艺术精华的最终目的,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为我们自己本民族音乐服务,去打动人心。

# 唢呐名家刘英:民乐要『走心』,不能只靠新奇刺激

嘉宾 刘英(著名唢呐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采访 吴钰(本报记者)

# 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白桦去世

本报讯(记者许畅)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白桦于昨日凌晨2点15分在上海去世,享年89岁。白桦著有《妈妈呀,妈妈!》《爱,凝固在心里》《远方有个女儿国》等长篇小说以及长诗《孔雀》和十四行诗,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孔雀公主》等,影响广泛。

白桦生于1930年,原名陈佑华,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中山铺人,中学时期就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调入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1964年调入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1985年白桦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曾任副主席。根据白桦作品改编的多部电影在中国银幕上留下了诸多珍贵光影。1954年上映的《山间铃响马帮来》由王为一执导,孙景路、刘琼、仲星火、牛犇等出演,再现了解放初期云南苗寨历史风云;他编剧的《今夜星光灿烂》由谢铁骕执导搬上银幕,凸显了炮火岁月里的真情与信仰;1982年上映的《孔雀公主》定格了李秀明、唐国强等著名演员的青春身影。

“文学的追求和守望从来都是美,而美是没有止境的,犹如信仰。”白桦曾说。“白桦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大约是一种希望,希望世界变得更好,人变得更好。”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说,“在白桦看来,这世界的好简单到只需孩童的认知就可信赖,而诗是一种类似孩童的性格,一旦获得,便有了无穷的热情,就成了一个不老的人。所以,白桦的理想,还有一个名字,就是青春。他向往与追求的世界,永远在这无邪的情感之中。”